电影文学剧本

梁星明　杨时文　著

二十年后再相会

中国电影出版社

封面

二十年后再相会

电影资料

导演: 石晓华

编剧: 梁星明 / 杨时文

主演: 钱勇夫 / 朱琳 / 高飞 / 刘子枫 / 仲星火 / 更多...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1984-09-28(中国大陆)

片长: 94分钟

又名: Meeting 20 Years Later

IMDb: tt7019818

剧情简介

1980年代，某造船厂。袁朗（钱勇夫 饰）为厂里争取到制造出口远洋轮的任务，生产攻坚时刻，进口焊条突然断货。工程师陈启明（刘子枫 饰）受袁朗之托，负责焊条的研制工作。诸晖（朱琳 饰）得知验船师是她三年困难时期分手的恋人冯振羽（高飞 饰），拒绝与其合作，袁朗大光其火，思前想后，诸晖终于走马上任。随着工程不断深入进行，诸多问题与矛盾渐渐暴露出来，袁朗分析利弊，准备大胆改革工资奖金分配制度。随着焊条研制成功，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也使广大职工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袁朗奖惩分明的做法受到一些老工人、老前辈指责，袁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得到大家的理解.....

电影剧照

7713

电影
高清
二十年后再相会
电影
高清
二十年后再相会

彩色故事片

《十年后再相会》

七、船台边，诸晖和冯振明这一对二十年后才相会的恋人又要分别了。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

2.《菊号号》动工以后，各种问题不断出现，袁朗却乐观地告诉总监造师诸晖，矛盾的暴露并非是一件坏事情。

4.原来袁朗、诸晖、冯振羽、陈启明都是致远船舶学院的老同学，二十年前他们朝夕相处，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6.袁朗夫妻分居，父子俩人生活过得十分马虎，这天，诸晖应邀来他家作“客”，小刚却不许他们再谈工作。

5.诸晖和冯振羽曾经是一对恋人，后来痛苦地分手了。今天他们在船台下又意外地见面了。

8.“菊花号”即将完工，冯振羽有事回国，来向诸晖告别，诸晖感到突然，不免有些惆怅。

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

7.汉春厂实现改革以后，按照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工人们的收入明显增加。

豆瓣影评

《二十年后再相会》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二十年后再相会》是以新时期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通过船舶学院四个同学在毕业后二十年相会的故事。反映了我国造船工业经过调整以后，迅步跨进国际市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变化。

在《二十年后再相会》里，你看到了：船舶学院的四个毕业生，在分到造船厂之后，一个（冯振羽）离开了祖国，另外三人则留在工厂。二十年后，冯振羽作为外国某公司的验船师，在验收“莉花号”远洋万吨轮的过程中，又碰到了老同学。

戏，就从这里开始了。但是读下去，你会发现，作者并没有大肆演染悲欢离合，也没有大摆筵席，重叙友情之类，而是把笔转向了今天火热的生活。他们探索，奋斗，虽然有时不免叹口气，但是从没有踏步不前，而是始终在追求。看起来，他们的中心目标好像只是造船出口的远洋轮，其实不然，一来强烈的璀璨的光柱，照射着主人公们的所有行动。这束光就是“致远精神”，就是我们耳畔仿佛听到的主题歌声：“我们求实，我们尽职，为了舰船，为了明天，啊，致远、致远，你是工程师的摇篮。

四位主人公的性格是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上展示的。豁达干练的厂长袁朗不仅遇到了造船问题，还遇到了分房和两地分居问题;监造师，人称“铁女人”的诸晖，可是在她内心深处，还留下了种种遗憾。冯振羽怀着内疚与期待从国外回来，却必须把爱国之心藏起来……然而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真实。有那样的影片，主人公们遇到的困难是单一的（尽管也有艰巨的），当困难克服后便直奔胜利的终点。但是《二十年后再相会》却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遗憾。瞧，袁朗的夫妻仍然分居两地。诸晖似乎更不幸一些。当年的恋人冯振羽离弃了她，她便和船“结婚”了。许多人以为她真是铁石心肠。然而就是这个女人，带着巨大的精神创伤，监造了二十五条船。用自己的青春和心血在船台上唱出了爱的最强音。如今，在江面上驶过的货轮汽笛声里，她能一一分辨出自己的“孩子”。送行的郑师傅问她：“船有灵魂吗?"她说：“有，正因为我们把心血浇在了船上，船才活起来，才能远涉重洋。”是的，她就是船魂。作者给她安排了一个感人肺腑的结尾：一些老工人不能来送她，约好了在她临走时在值班的船上鸣笛三声。这深挚和嘹亮的汽笛声，就是对她最好的答谢!

另一个特异的人物是冯振羽，二十年海外谋生，他成名了。但却并没有得到个人的幸福。然而正是这些遗憾构成了这部文学剧本所包含的生活的底蕴。

剧本中有三处动人的场面：

一是吴淞炮台的室警。致远精神在这里诞生，并溶进了主人公的血液。

二是袁朗的父亲袁达和一些老工人对袁朗的“审判”生活总会使一些人落伍，而另一些人走在前头。然而那是“根”，代表着传统的一方，这个历史性的场面是那样的典型，简直是中国当代改革家都要面临的“审判”，一个看着厂长长大，并在艰难中给过真诚帮助的老工人，辛劳了一辈子，不仅在考核中落了榜，而且连该分的房子也没分着。老一代养育了新一代，如今，新一代却说老一代不行了，掉队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尖锐的场面。历史感和时代感浓缩成了高度的典型性。可惜作者让袁朗脱身得太快，气氛过于轻松明快了一些。削弱了应有的深度。

第三个历史性的场面是诸晖临走时汽笛的长鸣。这是对献身和奋进的礼赞。在这里，它几乎和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具有同样的内涵。

没有悲欢离合的缠绵，却有赤子之心和脉脉深情的人物。庄严的历史感，激昂的主旋律，造就了剧本的成功。

Heloise 看过 2017-01-20 00:08:04

有种偷看爹娘谈恋爱的感觉。一堆人批主旋律，讲真我爹娘日常就是这种主旋律的风格。朱琳人美气质佳，穿个车工服跟穿了JiL Sander似的。现在回看80代真的不土啊。我大概是个假80后。。

芍药使者 看过 2015-09-12 22:37:19

女主朱琳就是老版西游记女儿国国王，美翻了！美好的80年代电影！

乱箭射我 看过 2012-08-16 09:44:12

1984年，中国非但没有老大哥，反而有个坚持改革开放的好厂长。女主真漂亮，心目中叶文洁的样子……

东北洪常秀 看过 2021-10-01 07:29:15

朱琳这颜值，放在今天也能横扫影坛。

《二十年后再相会》电影剧本

封面

电影文学剧本

二十年后再相会

梁星明 杨时文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6·北京

内容说明

这个剧本是《快乐的单身汉》的姐妹篇。

汉春造船厂厂长袁朗、监造师诸晖、焊接工程师陈启明和服务于某国H公司的验船师冯振羽，二十年前是致远造船学院同班的毕业生。他们进入造船厂时，正遇上第一次调整，造船厂只能造煤油炉。二十年后的今天，造船工业全面振兴，在体制改革中大步前进，打入了国际市场。这个剧本表现了中年知识分子在改革中立下的功绩。

版权页

封面设计：

责任编辑：

二十年后再相会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1-插页：2字数：39.000

1986年4月第1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统一书号：10061·490 定价：0.64元

人物表

袁朗：男 四十二岁 汉春造船厂厂长

诸晖：女 三十九岁 “菊花”号总监造师

冯振羽：男 四十岁 验船师

陈启明：男 四十岁 焊接工程师

何金：男 五十岁 汉春造船厂党委书记

郑孝天：男 五十八岁 电焊工

卢敏：男 二十五岁 电焊工

谢玉：女 二十三岁 油漆工

王天保：男 三十五岁 电焊工

金连升：男 五十二岁 油漆工

肖聪：男 三十岁 厂长秘书，后为诸晖的助手

袁达：男 六十五岁 退休工人，袁朗的父亲

小刚：男 十二岁 袁朗的儿子

史密斯：男 五十岁 “H”公司代表

林科长：男 四十五岁 汉春造船厂供应科长

其他：电焊工小姚， “络腮胡”工人，

袁朗：母亲陈启明妻子，女儿，

田校长，马主任等

序幕

字幕衬底：致远船舶学院大操场。跑道旁、球场上，浪桥、单杠……到处是青年学生生气勃勃的身影。

草坪。一群学生正在引吭高歌，袁朗挥舞手臂打着节拍。冯振羽拉着手风琴伴奏。诸晖和陈启明在队列里高兴地唱着……

阶梯教室。教师用教鞭指着黑板上一道复杂的数学公式讲解着。袁朗、诸晖、陈启明、冯振羽聚精会神地听着，一边做着笔记。

水光潋艳的湖面上帆船竞发。袁朗、陈启明、诸晖、冯振羽使劲划着船，累得汗流满面。诸晖也累了，掏出手帕擦汗。袁朗朝她示威式地挥挥拳头。诸晖火了，站起来去推他。小船剧烈地晃动起来。诸晖、冯振羽、袁朗相继跌入湖中，又从水中露出头来，朝坐在船上的陈启明泼水。陈启明一边招架，一边用水回泼他们。四个同学哈哈大笑，一个个浑身水淋淋的……

著名的吴淞炮台遗址。（这是451处）陆地。奔流万里的长江在这里与黄浦江汇合后入海；苍茫的天穹，波涛万顷的大海……

田校长站在一个土丘上，把火一般的语言投向正在听他演讲的学生们：“……公元一八四二年，英轮浅底铁甲船‘底比金斯’号，炮轰吴淞炮台，拉开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序幕！注意，同学们，侵略军是用船撞开中国大门的！”

队列中，诸晖、冯振羽、陈启明、袁朗……一张张激动的脸。

诸晖激昂慷慨的声音：“我们宣誓：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我们的船舶工业在世界崛起，我们——尽职！”

“我们——尽职！”雄壮的，发自于肺腑的呐喊声。

“我们——尽职！”天穹久久回荡着这呐喊声，无垠的海水也充满激情地欢腾起来……

推出片名：《二十年后再相会》……

1、拂晓。黄浦江畔的林荫道。

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奔跑着。

男人渐渐跑近，这是一个中年人，从他脸部我们已熟悉了的轮廓，可以辨认出，他就是袁朗。

“喂，等一等！”背后传来男孩喘息的声音。

袁朗继续奔跑，回头朝儿子喊了一声：“认输啦？”

“哼！”男孩象马驹似地追上来。

逐渐明亮的晨曦，父子俩沿着江堤跑着……

城市从一夜酣睡中苏醒。江堤旁有一家用帆布篷搭成的点心铺。赶着去上班的工人，匆匆忙忙买了大饼、油条，一边吃，一边大步朝轮渡站赶去。

袁朗把一小团粢饭塞进嘴里，使劲咽下去，打了个饱嗝，跟儿子从点心铺走出来。

石堤旁搁着两大捆红皮甘蔗。小贩用刀背“嘣嘣”敲着石堤，高声叫卖。

男孩拖着袁朗走过去。

袁朗望着小贩：“你比水果店开市早啊！”

小贩殷勤地笑着：“做小生意就讲究抢先一步，来一根吧，保甜！”

“就为了你的抢先一步，来两根！”袁朗打量了他一下，“你这套工作服是船厂的嘛！”

小贩边削甘蔗皮边道：“三个月前，我是白龙船厂的。现在调整经济，厂里没有订货，我就打了退职报告……”

袁朗摇着头：“你呀，太聪明啦。”

小贩：“我怕象六一年那样被精简……”

袁朗：“老皇历不能翻啦，你会后悔的！”

小贩削甘蔗皮的手停了下来……

石堤边，袁朗露出洁白的牙齿，“咯喳咯喳”咬着甘蔗，吃得津津有味。

男孩：“喂，你晚上啥时回家？”

“说不准啊。”

“又是开会吧？！”

“是啊。”袁朗负疚地笑了笑，拍拍儿子的头：“放了学到爷爷家去，我接你。”

父子俩手里只剩下甘蔗根了。

男孩忽然高兴起来：“当手榴弹扔吧？”

“好！不过小心有纠察……”袁朗耽心地朝四面望了望：“准备，————二！”

两个“甘蔗根”一前一后飞了出去。“扑通！扑通！”落在江水里。男孩拍着手笑了。

一群工人走过来。青年电焊工卢敏笑嘻嘻地跟袁朗招呼：“厂长，跟儿子比赛啊？”

袁朗朝儿子摆摆手，转身跟着人群，一路说笑着走进轮渡站。

2、“突突”的马达声响起来，轮渡船鸣了几声汽笛缓缓离岸。

甲板上几个青年工人围着袁朗说话。

“厂长！‘菊花’号啥时上船台？”

“听说要派来个高鼻子验船师？”

袁朗摸出烟盒，打开，卢敏伸手取了一支。

袁朗瞪了他一眼：“小心讨不着老婆！”

卢敏给他点了火：“别小气嘛。”他眯起眼睛望着袁朗，“我们厂争到了一条出口船，头儿应该犒劳部下！”

一个工人：“是呀，前一阵子让我们造折叠床，心里说不出是股什么滋味！”

电焊工小姚：“说心里话，当时真怕我们厂关停并转呀。”

卢敏捋起袖子，露出发达的肌肉：“憋足了劲，总算有地方使啦！”

袁朗：“别张狂，上出口船的，都得考试。没有三分三，别想上梁山！有能耐的上出口船，没能耐的靠边站！”

小伙子们顿时来劲了。卢敏说：“怕什么！凭手艺，我们哪点比高鼻子差？”

电焊工小姚：“第一不准开后门！这次谁当监考？”

“检查科科长诸晖。”

几个青年电焊工不约而同做了表示吃惊的姿势：吐舌头，扮鬼脸，耸肩膀。

小姚：“厂长，你真会挑人。这个诸科长有个外号，你晓得吗？”

袁朗笑起来。

小姚：“船台上大伙儿背地里都叫她——铁女人。”

卢敏赶紧捅了他一下：“嘘！——”

众人抬眼望去。船头栏杆旁，孤独地站着一个中年妇女，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蓝工作服，显得消瘦而憔悴，她手握栏杆，默默地眺望着江面。

轮渡船在江面上拐了个“S”形，朝对岸驶去。

船头边只有诸晖一个人，袁朗走到她身边，嘴角浮起笑意：“麻雀！”

诸晖的身子震动了一下，她转过身子，望着袁朗：“不要忘了，大学里你也有雅号——‘活塞’！”

“叫我‘活塞’，有点冤枉！”

诸晖：“你打鼾是全校出名的，据说用夹子夹住你的鼻子，‘活塞’照样工作，呼噜噜，呼噜噜……”一个灿烂的笑容出现在她脸上，顿时她就显得年轻起来。

袁朗伏在栏杆上吸着烟：“你为什么不打扮打扮？比你年纪大的都穿高跟鞋，烫头发。”

诸晖眼含嘲讽：“我还想抹点口红呢。”

袁朗：“……老是铁板一块，一脸冰霜！我是以男人的身份跟你说这些的。瞧你这模样，我就不敢向你求婚！”

诸晖：“现在你的恋爱对象是‘菊花’号，当然不会向我求婚。”

袁朗：“既然你提到出口船，我向你‘预泄天机’，厂部将委任你担任这条船的总监造师。”

“我不想陪你跳‘油锅’！”

袁朗默默地望着江面，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徐徐地吐出。

3、码头。

轮渡靠上码头。人们纷纷上岸，快步向船厂大门走去。

人流中，袁朗一边走着，一边对诸晖说：“现在，有的人自找出路，去当小贩卖甘蔗。我这个厂长的出路是造出口船打到世界上去！”他目光炯炯望着诸晖，“是油锅，你也得陪我一块儿跳！”

诸晖吃了一惊，沉思着放慢了脚步。

4、厂长办公室。

电视屏幕上跳动着各类生产数据。袁朗皱着眉头在思考着什么问题。

厂长助理肖聪拿着文件报纸走进来，他笑嘻嘻地把一张大红请柬放在袁朗的办公桌上。

特写：请柬上一行烫金字：“致远船舶学院三十周年校庆”。

袁朗兴奋地抓起笔在月历上做了个记号：“校庆会！这是我非去不可的！”他将那张请柬压在玻璃板下。抬头问肖聪，“进口焊条还够用多少天？”

肖聪：“二十五天。”

袁朗拿起对讲机：“请供应科林科长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着，自言自语地，“二十五天，正是‘菊花’号大合龙的关键时候，为什么国际市场上突然没了这种焊条了呢？”

5、焊接试验室。

陈启明蓬头垢面，胡子森森，蓝布工作服上满是大大小小的、被焊渣烧穿的窟窿。他指挥着两名助手，将一块焊接好的钢板夹在压力机上。

粗大的压力槌象捏紧的拳头抵在焊缝中间，缓缓下压，钢板渐渐弯曲，压力机仪表红色指针跳跃式地上升……突然，“嘣！”的一声。钢板沿焊缝裂两截。

袁朗走进试验室，用探询的目光望着陈启明。

陈启明缓缓摇了摇头。

两名助手走过来。

袁朗瞟了她们一眼，笑着说：“‘眼镜’，你老是吹牛，说你们试验室如何文明礼貌。瞧，来了客，连倒茶的都没有！”

两个姑娘相视笑了，其中一个去拿热水瓶。

袁朗连忙站起来：“啊呀，不敢当！喝茶倒是其次，我把烟抽完了，你们这儿离小卖部不远……”

一个助手望着他：“厂长，我们可以给你打水，买烟，不是想拍你马屁，是看在你是我们陈老师的同学份 上——”两个姑娘高高兴兴拎着热水瓶走出去。

袁朗顺手把门关上。

陈启明：“这家伙，真会支使人！”

袁朗：“怕泄露机密，动摇军心。”

陈启明推推眼镜，疑疑惑惑望着他。

袁朗在对面坐下：“那批进口焊条迟迟不到，简直是要把‘菊花’号扼杀在摇篮里！”

陈启明：“‘菊花’号用的这批进口钢板，金属元素比较特殊。我用国内的各种焊条试了，都不合适。”

袁朗摆弄着桌上的焊条，说：“现在只有靠你‘眼镜’啦。”

陈启明拆卸着压力机上的试件，突然问：“厂里库存的进口焊条还能用多少天？”

袁朗：“实不相瞒，‘口粮’还有十天。”

“胡说八道！我问过仓库管理员——”

袁朗狡黠地一笑：“他们晓得什么？我把实情告诉你，你千万保密。焊条，顶多只够用两个星期了。”

陈启明气虎虎地转过身子，朝压力机那边走去。

袁朗哈哈大笑，连忙过来挽住他的胳膊：“你急什么？我把‘底’给你亮了吧，还能用二十天，二十天！”

陈启明瞪着眼睛：“混蛋！这套说谎的本领你从哪儿学来的！？”

“无非是想增加你的紧迫感！”袁朗笑嘻嘻地拉他坐下。“怎么样？二十天时间，你搞出一种新焊条来。我向‘科协’打报告，要求将这种焊条定名为‘陈启明焊条’。”

陈启明无奈地叹了口气：“实在听不惯你这种腔调！……”

袁朗的脸色沉重起来，简直判若两人：“‘眼镜’，日子不好过呀！”

对讲机发出“波、波”的讯号声。袁朗拿起对讲机：“喂，我是袁朗——”

对讲机里传出党委书记的声音：“我是何金——”

6、厂部大会议室。

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

何金对着对讲机说着：“刚才接到局里通知，H公司的代表和验船师今天到了。”

7、焊接试验室

袁朗：“这位验船师叫什么名字？他的情况——”

陈启明停了操作，走过来听着。

对讲机里传出的声音：“来人头衔不少，造船博士，世界权威验船机构——‘劳氏船级社’成员，名叫冯振羽。”

陈启明吃了一惊：“啊？是博士？！”

袁朗关了对讲机，摇摇头，感慨地说：“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8、一辆黑色轿车在马路上飞驶，沿街的商店、行人……急速地后退。

袁朗闭着眼睛，坐在车内后排位置上。

（回忆）

自修室。学生们三、五一群围坐在一起温课，准备迎接大考。“悉悉”的翻书页、压低嗓子的讨论声……

这是个寒冷的冬夜，北风呼啸，使劲摇撼着窗户。

“你这个结论是荒唐的！”袁朗突然高声嚷起来。

冯振羽把笔一扔：“笨蛋！不可救药！”

立刻招来一片同学们不满的声音：“声音轻点！”“别妨碍我们！”“出去！出去！”“……”

在一片嘘声和低低的笑声中，袁朗和冯振羽狼狈地逃出教室。

走廊上寒风凛冽。袁朗和冯振羽被冻得不断地呵手指、跺脚、跳跃……可是他们没有中止争论，象两只公鸡似地对峙着……

诸晖和另外一个女同学各端着满满一盆山芋沿走廊走来。

诸晖：“博士，吃夜餐啦。”

袁朗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拉住冯振羽继续争论。

诸晖走进教室，里面一片欢腾声：“‘燃料’来啦！……”

诸晖和那个女同学慌忙挡着那两只面盆：“慢点动手！”

有人叫了一声：“田校长来了！”

具有军人风度的田校长出现在教室门口。

学生们都安静了。端端正正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田校长走上讲台，抓起一只山芋掂了掂：“现在国家遇到自然灾害，大学生的夜餐只能吃红薯，作为校长，我心里有愧。”

一个男同学：“校长，我们爱吃！”

诸晖俏皮地：“这是铀2 3 5，能量大着呐！”

教室里发出一阵笑声。

田校长严肃的面容上出现了笑意：“熄灯铃打过好久了，你们要注意身体！班长，分了山芋，带领大家回宿舍！”

“是！”班长站得笔直回答。

袁朗和冯振羽站在教室门口仍在嘀嘀咕咕。

田校长慈祥地望着他们：“刚才看到你俩在‘干仗’，没敢惊动你们……班长，将铀2 3 5 挑两个大的给他们，他们能量消耗得多！”

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和笑声……

轿车猛地刹住，袁朗的身子向前冲了一下，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十字路口，对面亮起了红灯。黑色轿车后面停了长长一串车辆。

9、豪华的宾馆、装饰雅致的房间。

冯振羽已经换下旅行服装，穿着晨衣，斜靠在沙发上，闭目假寐。他显得比他的同学们苍老些。他的额上爬满了深深的纹路。昔日英俊的面容上已经显露出一种中年的疲乏与憔悴。

一阵急骤的队鼓声从窗外传来。

冯振羽起身走到窗口眺望。

马路上，一队少先队员吹着号，打着鼓，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走着。

冯振羽目送着这支队伍远去，神情激动。

“H”公司代表史密斯微笑着走进他的房间，操着纯熟的汉语：“这次回故乡，冯先生心头一定感慨万千吧？”

冯振羽回头，礼貌地朝他点点头。

史密斯笑着说：“因为汉春造船厂厂长亲自来拜会，所以——”

冯振羽起身，整整领带。

10、宾馆会客厅。

冯振羽快步走进厅内。

袁朗含笑站起来：“您好。”

冯振羽张开了嘴，愣住了：“你是……真想不到……”

袁朗：“我也觉得意外。”

史密斯惊奇地望着他们：“二位是——”

袁朗：“我们是老同学，我跟冯——博士已经二十年没见面了。”

史密斯摊摊手：“噢！”

冯振羽象是自语似地：“你，成了厂长……”

袁朗：“你呢，成了真正的博士了。”

冯振羽感情复杂地笑了一下。

史密斯：“二位既然是同窗，今后就更方便了。你说呢，冯博士？‘菊花’号的质量问题，‘H’公司完全拜托你了。”

冯振羽冷冷地：“我按照‘劳氏’船级社的标准，要求每一条由我验收的船。”

袁朗也用公事公办的口气：“我们厂和贵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菊花’号成为一艘高质量的远洋船舶，我们欢迎严格要求。”

史密斯：“今天不谈公事，叙叙旧，顺便吃顿便饭。”

袁朗很礼貌地站起身：“实在抱歉，今天我另有安排。”他指着一起来的肖聪说：“今后由我们肖先生负责与你们联系”。

11、宾馆餐厅里，烛光融融，宾客来往穿梭。

正在播放刘天华著名的二胡独奏曲“良宵”，淳美舒柔的琴声飘荡着……一支烛光下，冯振羽坐着独酌，他不时抬头向门口张望，仿佛在等什么人。

12、船厂单身宿舍。

门锁“咔嗒”一声打开，诸晖走进房间。房间收拾得非常干净整齐，没有花、画一类饰物。靠窗一张办公桌上，堆着高高一堆书籍。一个烟灰缸和一包拆开未吸完的烟。

诸晖从桌下取出煤油炉，点燃，在铝锅里倒上水，搁在炉子上，又从抽斗里拿出一包“快速面条”……除了她的动作带来响声，房间里静悄悄的。

诸晖等着水沸，她顺手从包里抽出那本杂志，一封信落在地上，她拾起来。疑惑的神色。她已经想不起信封上似曾相识的笔迹是出自于谁了。突然，她脸色骤变。拆去信封，取出一张薄薄的信笺。

冯振羽的画外音：

“……想跟你谈谈，就是这个意思，……今晚能赐给我一次见面的机会吗？”

诸晖脸上闪过凄凉的一笑，把信笺扔在桌上。

（回忆）

……巨大的船坞，显得空荡荡的，两个小小的人影在船坞里走动着。

冯振羽激动地说着：“……你，到底走不走？！”

诸晖凝眸望着他，摇了摇头。

冯振羽：“喝山芋汤，吃窝窝头，我都不在乎！可是，致远的高材生不造船，却在造煤油炉！”

船台工区那些机械如同中了魔法一样，僵立着一动不动。船台上空荡荡的。若大的工区静悄悄的。偶尔传来一两记钟声，格外显示出环境的荒凉。

诸晖坚定地：“我等——将来一定会造船的。”

冯振羽一把夺回她手里的飞机票，撕得粉碎。

纸片纷纷扬扬。诸晖眼里含着泪，默默地望着远去的冯振羽……

（现实）

水沸声将诸晖惊醒，她起身将面条放进锅里。沉思了一会，把那封信塞进了抽屉。

13、烛泪斑斑。

冯振羽呆呆地望着那蜡烛，已经遮掩不住脸上的失望……终于，他站起身，走了出去。

14、行人稀少的街道。

路灯透过梧桐树叶，在街道上洒下斑驳的光点。冯振羽忧郁地慢步走着。

一辆电车驶来。在站头停靠。

冯振羽走进一座石库门房子，四周一片黑暗，他摸出打火机，借着微弱的火光，摸上陈启明家三层阁的小梯。他举手叩门。

15、陈启明正埋头看书。

听到叩门声。他头也不抬起来：“有人敲门，谁去开开门啊？”

陈妻和女儿正在看电视。屏幕上画面在变幻，电视机并不发出一点声响。

陈启明无奈地站起来，“好吧，我去，我去……”

冯振羽叩了一会儿门，见没有动静，失望地转身走下木梯。

门忽然开了，陈启明问：“你找谁呀？”

黑暗中，冯振羽回过头来。

陈启明疑惑地推推眼镜：“你是？哎呀！——”他已经认出冯振羽，非常高兴：“是你呀！快进来！”他拉住了冯振羽的手，一起走进房间。

陈妻见来了客，腼腆地一笑，连忙摘下耳机。

陈启明笑着说：“她们总是戴着耳机看电视，互不干扰……”

陈妻给冯振羽倒茶，让座，又关了电视机，对女儿说：“我们到楼下奶奶家看去。”

冯振羽打量着这间狭小的三层阁，说：“二十多年了，你还住在这里……”

陈启明：“是啊，是啊，大家都住得挤……”

他起身端走桌上的锅和菜罩。

女孩子走了进来，从抽屉里拿出香烟给冯振羽：“叔叔，您抽烟”又拉过陈启明轻声说，“爸爸，你又忘了拿烟了。”

陈启明嘿嘿笑着：“瞧我，自己不抽烟，就想不起招待人了。”他哄着女儿走出去。

冯振羽羡慕地望着这父女俩：“‘眼镜’，你女儿真伶俐！”

陈启明：“还可以，还可以……”他又端起桌上的碗和盘子。

玻璃板下一张大红请柬吸引了冯振羽的目光。他看了一会："噢？学校要搞校庆？"

陈启明喜孜孜的："是啊！很多老同学可以见面了！"

冯振羽怏怏地靠在椅子上："我，不会收到请帖的。"

"大伙不晓得你回来了……"

"不，母校不会欢迎我，在困难的时候，我走了，不象你们那样……刚才我敲门的时候，甚至害怕你不肯接纳呢！"

"胡说！"陈启明激动起来，三下两下扒开写字台上的书，指着桌面："你看看！"

玻璃板下一张照片：游泳池边，袁朗、冯振羽、陈启明；诸晖手挽着手，一个个毫无顾忌地畅怀大笑着……

冯振羽凝望着照片上诸晖的笑脸，默默地呷着茶，过一会，问："她……她好吗？"

陈启明："她很好。现在是船厂的检查科科长。仍然是一个人生活……"

冯振羽神色怔怔，抬起头，与陈启明的目光相遇，他又垂下了头。

陈启明叹息了一声："她变了……'麻雀'说跟船结婚了，再也听不到她叽叽喳喳的笑声了……小青年背地里叫她'铁女人'。"

冯振羽怔怔地坐着，神情伤感……。

16、厂长办公室。

诸晖站在窗前。窗外烟波浩渺的汉春江。江边船桅林立。

袁朗和林科长、马主任说着话，走进办公室。他看到诸晖在等候，连忙转身对林、马说："你们的事明天谈，明天谈！"他把那两人推出门去，然后关上门，殷勤地涮茶杯，沏茶，"老同学，请坐，请坐！"

诸晖："我不是来喝茶的。"

"对，谈工作。"袁朗在她对面坐下："应该告诉你，'H'公司的代表和验船师已经到厂_"

诸晖象是没听到似的，从皮包里取出一张纸递给他："我，请假三个月——"

"噢，为什么？"

"科技出版社约我写的书，要作最后一次校核、润色——"

袁朗点点头："是那本《船舶建造学》吗？我有幸读过初稿……"

"请你签字吧。"诸晖把纸推到他面前。

"现在不。"

"为什么？"

袁朗望着她，目光清澈明亮："这本书缺了一章，就是关于如何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情况下造好出口船舶……"

"留待以后去写吧！"诸晖执拗地说。

"现在最需要这一章！"

诸晖气冲冲地站起来："你——"

袁朗拦住了她，温和地摇摇头："坐下吧。我原来以为，你的神经是够坚强的。"

"这跟神经不搭界！"诸晖挥挥手，叫起来："我就是不愿意见到他，不愿意！"

袁朗把办公室的门关严："我知道你的心情……"

"那你就放我走！"

"可是全厂技术干部当中，只有你最适合担任总监造师的职务，我反复考虑过……"

"我拒绝接受任命。"

袁朗变得强硬起来："你无权拒绝！我是厂长！任免干部是我的权力！"

诸晖："早料到你会这样的。母校几次曾来调我，我没同意，这次我主动要求调到那里去教书……"

袁朗大吃一惊："什么？"

诸晖："申请报告我已经寄出了。"

袁朗拍案而起："你太轻率了！"

诸晖："别激动，厂长，对你，我太了解了，只能来这一手，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再见。"她站起身来走了。

袁朗显然被激怒了，对走到门口的诸晖吼叫道："为了一点个人恩怨，居然逃避应该挑的担子！你还要调到致远去呢，请问：致远的精神是什么？！你是发过誓的！"

诸晖一震，随即又咬咬牙，头发一甩，推门走了。

17、诸晖在江边工地上走着。

黄昏，夕阳染红了江水。江边的船台上，一番热烈的施工景象。

山峦般的船壳上绽开了一朵朵灿烂夺目的焊花。汽割的火花如金雨喷洒。

诸晖凝视着那焊花。眼前幻化出在这里度过的，艰难而光辉的日日夜夜：

焊花丛中，巨大的船体分段被塔吊拎起，缓缓地吊上船台合龙。

焊花丛中，一艘新船高鸣汽笛，从船台上跃入江中。旗帜飞舞，鞭炮齐鸣，船厂的男女老少激动地挥动着手臂。

焊花丛中，一艘艘巨轮在海面上犁波耕浪……

诸晖脸上烦躁、徬徨的神色渐渐消褪，她的目光变得明亮、坚定了。她掠掠头发，继续向前走去……

18、平台工区。

亮起一朵朵耀眼的焊花，电焊工们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有的躺着……正在焊接“菊花”号的船体分段。

小姚脱下面罩换口气，他忽然发现什么，推推身边的卢敏：“洋人验船师来了！”

卢敏和几个电焊工都直起腰张望——

冯振羽和史密斯穿着工作服，从船台过道走来，一个女翻译随后跟着。

一辆塔吊驶来。挡住了过道。冯振羽折向平台区。他在一只已经完工的船体分段前停下，皱眉端详了一会，从口袋里摸出一条雪白的手绢，在分段钢板上擦了擦，手绢上粘了一层黄锈，他吩咐说：“史密斯先生，请你通知厂方——”

19、厂长办公室。

袁朗低头望着“验船通知”，已拆开的一只纸包，露出那块锈迹斑斑的手绢，他拎起手绢看了看，朝旁边一摔。

肖聪低声说：“来者不善。”

袁朗抬头望着他：“嗯？”

肖聪：“听说他出国时和你们有过……不愉快——会不会挟嫌报复？”

袁朗不满地挥挥手：“是象牙筷，就不应该怕挑刺！”他抓起蘸水笔，在“通知”上批了“照办”两字，又签上自己的名字，接着说，“你通知油漆车间，检查科——返工！”

20、工区。

袁朗正在察看施工情况。他指着一个分段，严厉地对马主任说：“干活马虎，吃亏的是我们自己！……”

诸晖出现在他面前，望着他不动声色。

袁朗注视了她一会，脸上慢慢绽开笑容。“噢，老同学！”

诸晖态度强硬：“有两个先决条件——”

“说吧。”

“第一，授以全权；第二，上船台的技术工人要经过考核。”

袁朗“霍”地站起来，伸出胳膊：“我祝贺你走马上任……噢，对了，有一个纪念品送给你。”他捡起那块锈迹斑斑的手绢继续说，“这是我们贵同学的第一个下马威——”

诸晖接到那块手绢，皱眉端详了一会，藏进衣袋，走了。

21、工区。

诸晖四下走动、巡视，时时停下来，向工人们指点几句。工人们信服地点着头。

肖聪陪着史密斯、冯振羽走来。他指着站在高处的诸晖，说："她，就是'菊花'号总监造师！"他仰脸喊起来，"诸晖，诸科长——"

诸晖从分段上下来。

史密斯跟诸晖握手，惊讶地："想不到指挥监造'菊花'号万吨巨轮的。竟是这样一位美丽文弱的女性！请原谅我冒昧，您监造过多少条船？"

诸晖："万吨级的，五艘。"

"噢！……"史密斯做了一个惊异的表情向远处的冯振羽招手："冯先生，我给你们介绍——"

冯振羽掩饰不住激动的神色，大步走过去："你好——"

诸晖安详地伸出手："你好。"

史密斯："你们认识？"

诸晖："我们是校友。"

史密斯："您也是致远毕业的？那真是个了不起的学校！……你们谈谈。"他微笑着向诸晖鞠了一躬，离去。

冯振羽注视着当年恋人清瘦的脸庞，感慨万端："诸晖，你，变多了！……"

诸晖矜持地："冯先生，后天——星期三，是厂方监造师和船主的验船师正式会谈的日期。"

冯振羽低声急促地："如果可能，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诸晖："现在大家都很忙，再说吧！"欲走。

冯振羽："诸晖……我请你原谅……"

诸晖打断他：“我们之间谈不上什么原谅。我很好，见到你很高兴。再见！”说完走了。

冯振羽惘然若失。

22、码头。

冯振羽快步赶来。轮渡已离岸驶向江心。

冯振羽取烟，摸打火机。公文包里露出那本笔记本。

特写：本子上象船型图案的“冯”字。

冯振羽望着这图案，目光充满惘怅。

（回忆）

自修室。冯振羽在纸上练着各种图案，想使自己的姓，变成一艘正在行驶的船。

诸晖拿过笔，为他修改图案。

冯振羽笑了，在自己手心里写着，诸晖歪头看着他写。

两人的目光相遇。诸晖不自然地转过脸去。

冯振羽充满柔情凝视诸晖。

诸晖抬起头来。两人的目光里都有一朵奇特的火苗在跳跃……

一声汽笛打断了冯振羽的回忆。他合上笔记本，望着茫茫江水，若有所失。

23、工人住宅区，傍晚。

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面对面坐着游戏。男孩是袁朗的儿子小刚。老人是袁朗的父亲袁达，船厂退休工人。

小刚捏着爷爷象老树疙瘩一般的巴掌，使劲打了一下：“鼻子——”

袁达手一点，指在自己的嘴上。

小刚笑了，嚷着：“耳朵！——眼睛！——鼻f——”

袁达一错再错，慌忙地在自己的脸上点着……小刚“咯咯”笑着，笑得眼泪流出来，手脚乱踢乱舞。

袁达“嘿嘿”笑着，抚摸着孙子的脸颊：“妈妈的！跟你老子一样，逗疯了，没个完。”

袁朗西装革履，拎着一只黑色皮包沿着弄堂走过来，不时停下跟邻居们打招呼，终于来到自家门前，向袁达：“爹！”

“噢，来啦。”袁达跟一般老人一样，在成年的儿子面前，显得冷漠。

袁母闻声从屋里出来：“一个多月人影儿不见，今儿亏得来找你儿子……”

袁达上下打量着儿子，嘀咕着：“没见过厂长是这么个打扮……”

袁朗一笑，忙脱了西装外套。

袁母：“哎，你脱衣服做啥？”

袁朗朝父亲那边挤挤眼睛：“热！”

袁母：“你小心着凉！”

袁达粗声打断老伴的话：“少唠叨！把饭菜端出来！”

门前空地上摆了个小圆桌，桌上放了几只盘子：拌黄瓜，炒鸡蛋，油爆虾。

袁朗从皮包里取出一瓶酒，放在父亲面前。

袁达点燃火柴，将瓶口火漆烧去。

邻居金连升大声叫起来："隔桌儿闻到酒香啦。"

袁朗："我正要叫你们过来喝呢！"

金连升抓起酒瓶："嗬！五粮液！"他吆喝起来："刘五哥，赵大哥……有好酒！"

袁达的那些比他年青的师弟们，打铁的刘五、电工赵大胜……都笑嘻嘻地朝袁家饭桌围过来。

袁达笑着骂了一声："让你们的屁股把凳子'粘'过来！"

粗壮的刘五望望桌上的菜肴："就这么点菜？还不够我塞牙缝的！"

金连升："各家拿各家的！"

小圆桌上新增了刘家的红烧鲫鱼、赵家的焖豆腐，金家的红烧肉……圆桌周围坐得满满的，杯盏交错，欢声笑语，洋溢着师兄弟们的情趣。

赵大胜端起酒杯："小——袁厂长！"

袁达："他是侄儿辈，叫小名！"

金连升笑着说："想不到咱们老哥儿们下一辈里还能出个厂长，来，来，为我们厂长，干！"

袁达摆摆手，师兄弟们都放下酒杯，诧异地望着他。

袁达："我没想到，上级会看中我们小朗子，让他来掌汉春厂的舵把手，这些天我的心一直在悬着，生怕他太不安生，出个闪失啊！"

袁朗微微皱眉，认真地听着父亲说话。

袁达端起酒杯："就看着他赤屁股在你们面前长大这情份上，我敬大家一杯！老伙计们，别忘了三天两头给我敲打敲打他！"

众人纷纷说着："说这些做啥？""袁大哥真是……"

袁达示意儿子斟酒。

袁朗一一给杯子里斟满了酒，说：“造出口船，要用新技术，老一套的工艺方法都得改啦。在座的都是我的长辈，有些事，我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刘五：“你说吧！”

金连升：“大侄子有啥犯难的，我们老头帮你开口！”

袁朗：“凡是上出口船的工作人员，不论男女老少，一律进行考试。合格的，才能上船台。”

金连升笑起来：“当了一辈子电焊工，还怕考试吗？笑话！”

郑孝天随便问了一句：“假如考不上呐？”

袁朗：“考不上的，到大集体的生产服务队去。不能吃大锅饭啦。”

老工人们都在琢磨厂长这句话的份量。刘五突然叫起来：“哎！这不成了处理品啦？！”

冷场。大家呆坐着，谁也不说话了。

袁朗给父亲斟酒。袁达虎着脸，用手捂着酒杯。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郑孝天忙打圆场：“这没什么，诸葛亮还要挥泪斩马谡呢！”

袁达指着袁朗：“你记着，你能有今天，上大学有了点本事，全靠大伙儿担待！刘五叔给你买过书包，赵二叔给你付过学费。金连升的帮助就更大啦！”

金连升连忙打断他：“好了好了，你老哥子喝多啦，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干什么！来，吃菜，吃菜！”

袁母看到老头发脾气，干着急，又不敢上来劝说。

袁达疾言厉色：“我就是要让他别忘记，他能有今天是怎么来的！一个人不能忘恩负义！”

袁朗不露声色，暗暗思忖父亲这番话的份量。

24、厂医务所。

门口放着一排长椅子。王天保和另一个工人坐着候诊。

一个年青护士出来叫号。他俩走进医务室。

一个女医生桌前空着，王天保连忙走过去，一脸甜腻腻的笑：“医生，辛苦啦。”

医生：“什么地方不舒服？”

“头痛，呕吐，走路打晃……”

“量一量体温。”女医生捡起一支体温表，不由分说，朝王天保嘴里一塞，然后拍拍他的肩膀，要他坐在一旁等候。

王天保量一会，不放心，抽出体温表看看，又塞进嘴里。他瘫靠在椅子上，病势沉重的模样。

那工人已经看好病，抓了两包药朝外走。

王天保叫住他：“开了几天病假？”

“两天，我没要。”

“为啥？”

“你别是梦没做醒吧？今天下午上出口船的，电焊工考试，能考上的有津贴！”

王天保“啊”了一声，抢在那工人前面往外跑。

“哎，哎！”护士奔过来一把拖住他。

王天保瞪起眼珠子。

那护士白了他一眼：“哼！”从他嘴里抽出那支体温表。

25、工区。

临时用绳子圈了一块空地作为“考场”。电焊工们围在四周，有的神色严肃，有的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有的为了掩盖自己紧张情绪，故意开玩笑打哈哈……”

“考场”上青烟滚滚，焊花簇簇……

一个面罩揭开，露出卢敏汗淋淋的脸。他脱下皮手套，向担任监考的诸晖招招手。

诸晖用小槌在工件上轻轻敲了几下，青紫色的焊渣“毕毕剥剥”跳下，露出一条铮亮整齐的焊缝。她用铁钳将滚烫的工件翻个身。背面那焊缝同样饱满而圆滑。

诸晖朝卢敏点了点头。

26、船台上。

一声哨音长鸣，顿时鞭炮齐响，巍巍塔吊“抓”起一只庞大的船体分段。向船台驶来。

船台打扫得整齐干净，安装了船舶将来下水用的滑板，滑板上画了一道道清晰的定位线……当分段稳稳落下，锣鼓声、鼓掌声更为热烈，船台两侧站着各车间派的代表。也有许多退休的老工人。一个个容光焕发，好象过节似的兴高采烈。

一行装配工、电焊工组成的队伍，精神抖擞顺着石阶登上船台。他们中间大部分是年青人。卢敏走在中央，他特地穿了一身崭新的工作服，手中的焊枪擦得锃亮。

党委书记何金、厂长袁朗站在船台上，跟他们一一握手。

何金跟卢敏照面：“嗬，小伙子，真神气！”

卢敏笑了：“何书记，我师傅说，你年轻时候也挺帅的。”

何金搔搔花白的头发：“是吗？你师傅是谁？

袁朗插话：“电焊车间的郑孝天师傅。”

何金：“他怎么没上来？”

卢敏尴尬：“他……年纪大了，手脚有点不灵便……没考上。”

何金“噢”了一声，他喜爱地望着沉着而自信的卢敏，用手捅捅他的胸脯：“小伙子，好好干！将来船台就归你们啦。”

“那当然！”卢敏回答得毫不含糊。

闪光灯一亮，厂报摄影记者摄下了这张船厂老、小两代人在一起的照片。

27、袁家阳台上，袁达正在穿外套。

袁母一边帮他拉扯整齐，一边问：“今天厂里有什么事吗？”

袁达满脸喜气洋洋：“出口船大合拢，我去看看！”他拍拍口袋：“哎，眼镜子呢？”

袁母“喔”了一声，进屋去拿眼镜。

楼下，有几个妇女说着话：

“你知道吗？郑师傅没考上，不能上船台啦！”

“哟，七级师傅没考上，叫他脸往哪儿搁啊！”

“小袁厂长可真厉害啊！……”

袁达听着、听着，脸上升起怒火。他一把推开袁母递过来的眼镜，三下两下扒下外套。

袁母诧异地问：“怎么了？”

袁达：“不去了！”

28、雨天，小街上的一家酒店。

郑孝天神色忧郁，低头喝着酒。

陈启明打着伞走过来。他一眼看到郑孝天，收了伞走进酒店：“郑师傅！”

郑孝天也不去看他，自顾自闷闷地独酌。

陈启明笑着拿起一根筷子，蘸了蘸酒杯里的酒。吮了一下说：“这酒不错！”

郑孝天：“陈工，你不要管我。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儿吧。我心里闷得慌。”

陈启明诚恳地说：“到我们焊接试验室来吧。”

郑孝天苦笑着说：“我能做什么呢？”

陈启明：“当技术指导。你和焊条打一辈子交道了，老经验，顶用！”他推推郑孝天的手肘接着说：“何书记也同意了！”

郑孝天怔怔地听着，他忽然拿过一只酒杯，斟满一杯酒，双手递给陈启明：“陈工，就冲你这句话，我敬你一杯！”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陈启明犹豫地望着杯里的酒，咬咬牙，喝了一口，辣得呲牙裂嘴。

29、厂区大道。

何金和袁朗肩并肩走着。

何金：“……这次青年工人考中的多，可能会伤一部分老工人的自尊心。”

袁朗：“那也是没法子的。谁不掌握新技术、新工艺，势必要落伍。”

何金：“对老工人要作妥善安排，没有他们，就没有汉春厂的今天！”

书记和厂长点了烟，吸着慢慢朝前走。

何金含笑望着身边这个精明强干的女长：“……还有一个问题，你反对旁人开‘后门’，可是你自己却关照要给你的老同学分一套住房——有没有这回事？”

袁朗迎着党委书记犀利的目光，直率地说：“是的，这样做是为了让陈启明工程师更有效地工作，如果焊条试制成功，就能为我们节约上百万的外汇。”

何金用手指搓揉着额角，这个饱经风浪的政工干部平静的声音透出一种忧虑：“在我们这里，有时候多了或者少了上百万元不会引起大的反响。可是为了一套住房，很可能引起一场地震！”

“我是个厂长，这一点权应该有！”袁朗显得强悍而自信。“不然的话，我辞职！”

何金摇摇头：“不值得！……告诉你，一个人学会斗争并不困难，而学会妥协却要花一番功夫……”

对讲机发出“波、波”的讯号声。

何金端起怀里的对讲机：“我是何金。什么事？”

对讲机里的声音：“电脑技术讲座改在大会议室。”

何金：“知道了，我马上就到。”他拍拍袁朗的肩膀说，“……刚才说到妥协，妥协，不是后退，不是和稀泥，而是妥善协商，团结更多的人一起工作……”

袁朗默默地咀嚼着何金的话。

何金：“我去上课了。我也害怕落后被你给撸了！”

袁朗：“撸了你，我就没有撑腰的了！”

厂长、书记相视一笑。

30、“菊花”号机仓。

冯振羽和史密斯沿着盘旋的舷梯走下来。

工人们正在干活，看到他们，低声地议论起来：“哎，注意！验船师来了！……”“这家伙，刁得很！”

冯振羽走到一只“刀门洞”跟前，看了一会，向工人要了一把扳手，拆下一只螺丝仔细察看：“这活是谁干的？”

一个生产组长走过来：“我。”

冯振羽：“应该用什么材料？”

生产组长连忙去翻看图纸。

冯振羽严厉地：“不必看了，要用不锈钢！”

工人们不安地嘀咕起来：“糟糕！用错材料了！”“正好给他揪住！……”

冯振羽冷冷地：“返工！”说完转身就走。

史密斯用纸包好那只螺丝，耸耸肩膀跟着走出机仓。

一个工人气得把扳手一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那组长诉苦似地朝工人们摊开双手：“这么多‘刀门洞’要拆到什么时候？……这下奖金全完了，叫我怎么向大伙交待啊！”

王天保：“偏偏给这家伙碰上了！这小子比洋大鼻子还坏！”

金连升连忙推推他：“你少说两句！少惹事！”

31、监造师办公室。

设在船台下面的一套房间里。外间，桌子上搁着四、五架电话机，电话铃几乎是轮流不停地响着，几位监造师，一面听电话，一面做记录。不时，有人心急火燎地冲进来：“电焊工！我们要电焊工配合！”“快派检验员上来，我们‘窝工’啦！”“铜工呢？铜工都死光啦！……”这里的气氛简直就象战时指挥所。

里间，门上悬挂着“总监造师室”的木牌。

诸晖走到墙边，揭去罩在墙上的布帘，露出一张很大的工程进度图表。

图上画着“菊花”号的躯壳。躯壳上用红、黄、蓝、白……各种颜色的箭头分别代表着一项工种的进度。那些箭头在“菊花”号上缠绕盘曲，象蛛网一样密密麻麻分布着，外行人看去，只觉得眼花瞭乱。

诸晖用彩色笔在图上仔细描画着。

有人在敲门：“诸监造师。”

诸晖眉头皱了一下，把门打开。油漆车间马主任风风火火闯了进来：“你给说明白，为什么要返工？”

诸晖：“防锈未达到标准。”她拉开抽屉，拿出那条满是锈斑的手绢对马说，“要吸取这个教训。”马主任挥舞着手臂：“又不是盖座水晶宫！我从来没见过船是这么造法的。”

诸晖神色自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以后每条船都是这么造。”

老马显然给惹火了，嗓门更响：“……你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大笔一挥‘返工’，一点不费劲，我们下面干活的人又不是‘千手观音！”

诸晖不去理他，抓起电话筒，拨了号码。然后把话筒搁下：“厂长找你谈话。”

老马吃了一惊，迟疑了一下，抓起话筒。

32、厂长办公室。

袁朗微笑着，对话筒说话：“……不，你不会跳黄浦的，一定不会的！……执行诸监造师的决定！你把头上汗擦了，马上回车间去。”他挂上话筒。

肖聪：“压力愈来愈大了，从早晨开始，前后有六个车间主任打电话来求援告急了！”

袁朗手指弹着沙发扶手，嘴里轻轻哼着一支歌曲，态度悠闲，仿佛在听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肖聪：“厂长！你为什么不大刀阔斧将汉春厂整顿一番呢？这种乱糟糟的样子……”

袁朗回头望着他：“你有什么锦囊妙计？”

肖聪：“世界上有好几种工业管理方法……”

袁朗摇摇头：“眼下工矿企业存在的毛病，绝对不是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拍拍脑门，想出个妙点子能解决问题的。”他忽然笑起来，“也许真的应该象报纸上说的那样把乔厂长请来？可惜，这种人到哪儿找？”

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步，脸上露出深思熟虑的神情：“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新的产业革命，新浪潮了，我们要研究这个信息。造这条‘菊花’号，就是要让汉春厂面对世界严格的造船规范，暴露出全部问题后再开刀，这样才能迎接明天的挑战！”

肖聪“啊”了一声：“厂长，原来你眼光放到以后了……”

袁朗哈哈大笑，眼里闪烁着睿智而快活的光芒：“肖聪啊肖聪，你真有点小聪明！为了让你早日成为大聪明，我决定，派你去当诸晖的助手。”

“我？”肖聪惊诧地望着厂长。

袁朗把手放在他的肩上：“一个大学毕业生，呆在办公室里是长不大的。”他扯下一张台历，“大合拢开始，这二十天内，每个人都准备掉几斤肉，现在不是时兴减肥运动吗？”

33、叠影。

汽锤一上一下有力地跳动着：“嗵！嗵！”操纵机“咬”着红灼灼的锻件。十几个锻工满面大汗，使劲握住大铁钳，锻件在铁砧上翻动……

一台巨大的车床正在削工件。车头飞旋，紫色的铁屑纷纷滚落。

电器仪表调试台。屏幕上跳跃着绿色的曲线。仪表工聚精会神调试旋钮。

一张长凳。两旁分别坐着厂方和船方的人员。

冯振羽把一份“意见书”推至桌中央，脸无表情地讲着。从在场人员严肃认真的事情看来，工程似乎已遇上了辣手的问题。

诸晖倾听着，神态安详而镇定。

肖聪急急地在本子上记录着，不满地瞪了瞪冯振羽。

34、船台。

“菊花”号围上了密密麻麻的脚手架。一朵朵夺目的焊花，在船的如山峦一般的躯壳上绽开……炎阳当空，无遮无盖的船台上酷暑难忍。电焊工身上的帆布工作服印上一圈又一圈的盐花。

卢敏摘下皮手套，里面淌出了一串串汗珠！

头戴藤条工作帽的诸晖和肖聪在船台上巡视……她停下，跟几个工人说着什么。工人们信服地点着头。

平台上有一只形状奇特的分段。一个油漆工下半身露在外面，上半截钻在分段里。只听到“沙沙沙，沙沙沙”砂皮打磨声。那声音越来越小，终于消失……一个油漆工走过来，惊叫了一声。另外几个油漆工闻声赶来，把那个油漆工从分段里拖出来。原来是谢玉中暑昏厥。众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阴凉地方。

卢敏象鹰隼似地从船台上飞奔而下。

35、一辆白色救护车停在平台旁。

卢敏发狂似地撞开围看的人群。

车内。医护人员把担架轻轻放下。谢玉昏迷不醒，惨白的脸庞，一绺湿发粘在额上。

“谢玉！小谢！”卢敏惊恐地叫喊着。他扒着车门要跳上去。郑孝天拉着他的胳膊。

救护车鸣着警铃疾驶而去。工人们默视着救护车驶去的背影。平台区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寂静。

诸晖和肖聪急匆匆赶到。

工人们一张张阴郁的脸……诸晖隐约感到一种敌意的气氛，她吃惊地站住。

王天保突然尖声叫起来：“都是些什么东西？！洋人放个屁当作圣旨！外国人赏他们什么啦……”

“你少胡嚼舌头！”郑孝天赶紧推开他。

王天保：“我最恨吃里扒外！”

诸晖嘴唇微微哆嗦……她忽然一转身，急急走去。

36、诸晖大步流星地走着。

一双穿解放鞋的脚，越走越急，步伐不稳而慌乱……诸晖紧抿嘴唇。她仿佛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大步流星地走着。

37、试验室。

焊接试验室里只有压力机发出微弱的“嗡嗡”声，袁朗、郑孝天屏息望着夹好的试件。

陈启明坐在一个角落里。他心情十分紧张，故意不过来看压试结果，双手搓揉着乱蓬蓬的头发。

仪表指针迅速地跳跃着，试件渐渐变形。

袁朗激动地：“压！加压！好！”

试件被压成了马蹄形。

陈启明：“怎么样？”

郑孝天高兴地说：“成功了！”

两个女助手欢呼起来：“成功啦！成功啦！”

袁朗跑到陈启明身边，手指抖索着取烟点燃，一边摇晃着陈启明的肩膀：“‘眼镜’！你知道吗？成功了！”

陈启明怔怔地坐着，恍若在梦里。他头发蓬乱，身上的衣服又破又脏。

袁朗：“这几天可把你累坏了！嫂子要是看到你这模样，比我还要心疼！”

诸晖急匆匆走进试验室旁边的办公室，突然听到了里面的欢呼声，她停下脚步，透过玻璃窗朝里面看。

袁朗揽着陈启明的肩膀，笑嘻嘻地：“……‘眼镜’，仓库里的焊条只剩下那么一点点，简直象惊险电影！我几次抓起电话，又搁下了……嫂子三次来厂探望你都被我挡了驾！”

陈启明：“啊？她来过了？”

袁朗：“对，刚才又来了！”

陈启明站起来朝外走：“在哪里？”

袁朗一把拖住他："又让我挡了驾！"

陈启明懊恼得直槌袁朗："谁让你挡驾的！谁让你挡驾的！"

袁朗得意地吹起来口哨。这是一支热烈、欢快的曲子。他推推陈启明："'眼镜'！你跟着唱啊！愣着干啥？"

陈启明被他快活的情绪所感染，跟着唱起来：

"亲爱的同学，年轻的朋友……"

袁朗使劲打着节拍。两个男人唱出参差不齐的歌声。郑孝天和两个女助手被逗得哈哈大笑。袁朗："你们笑什么？！你们 陈老师在学校里是个文艺积极分子！"

他们敞开嗓门，仍然差差不齐地唱着：

"亲爱的同学，年轻的朋友，当我们再次相今的时候……"

隔壁房间内，诸晖默默地、深情地望着这两个为成功而欢喜得如痴似狂的同学。她吁了一口气，转身离去。

陈启明唱着，唱着，停了下来。

袁朗："'眼镜'你怎么了？"

陈启明苦着脸，竖起四个手指："她，来过四次了！"

众人又笑了起来。歌声继续：

"亲爱的同学，年轻的朋友。辛劳的汗水，会得到报酬，当我们再次相会的时候，谁也不会觉得害羞……"

38、船台。

锤声“隆隆”，焊花飞舞……“菊花”奇迹似地在船台上屹立起来——现在可以大约地看一看这座“水上城市”的规模了。

高耸入云的船桅，深渊一般的货舱，一层层船员生活舱室，豪华的餐厅……船厂的电工、木工、铜工、钳工、电焊工、三五一簇，正在紧张而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车间老马主任手抱着一叠“工资卡片”，沿着盘曲的舷梯走进机舱。

小姚正在焊接栏杆，一朵蓝色的焊花在他手下跳跃着。

老马：“喂，发工资啦！——搞了承包，休息时候也不去领工资啦！”

小姚放下焊枪，笑嘻嘻地：“这月不知挣了多少。”

老马抓起一根铁棒，对准舱壁敲起来：“笃！——当当当，笃！——当当当！”

不一会，从邻近舱室传来回响：“当当！当当！”这是船台劳动环境中一种特殊的联络讯号。电焊工人们纷纷从“刀门洞”里钻了过来：“嗬，发饷啦！”

老马报着工号，把工资卡发给他们。大伙儿一面点钱，一面逗乐：“这个月‘油水’真足！”“让你夫人犒劳犒劳！”“那没说的！老娘们准是笑得嘴象个瓢！”

一个工人撞撞卢敏的肩膀：“伙计，这个月挣了不少吧？”

卢敏挤挤眼睛：“马马虎虎！”

周围的人说开了：“超产奖，津贴费，加上工资，乖乖，真不少！”“多劳多得嘛！”

老马笑着说：“这个小伙有能耐！我那闺女才十岁。不然，我招你当女婿啦！”

工人们跟着逗趣：“还是给我做女婿，我家有现成的房子！”“我老伴会疼小辈！”

小姚：“你们就别抢啦，人家秋天就要结婚了！”

“噢，对象是谁？”

“油漆车间的谢玉。”

“小卢有本事，把那么个俊姑娘‘逮’住啦。”

卢敏咧着嘴一个劲地笑。

老马：“小谢身体好了吗？”

卢敏：“好了，昨儿就上班了。”

老马：“油漆工，真是又累又苦！”

卢敏：“厂里正在研究自动喷漆机呐。这是厂里重点项目——”

一个工人在舱口喊：“小卢！验船师在验收船员浴室啦，你干的活，快去看看！”

39、海员浴室。

浴室里的小锅炉正在泵水试验，机器“隆隆”地响着。

冯振羽用手摸着一条条光滑的焊缝，满意地对卢敏：“有些地方没有工艺要求，用不着焊得这么好，比如排水管……”

卢敏：“验船师先生，我们是在为自己干活。”

冯振羽把眉毛一扬：“唔？”

卢敏：“外国船员兄弟用这条‘菊花’号，会谈论中国汉春厂的长短的。质量高，我们中国工人脸上有光彩！”

冯振羽脸上露出深思的神情，喃喃自语：“为自己干活？”

40、街道。

车辆来回穿梭。人行道上，下了班的人们匆匆忙忙地走着。

诸晖和谢玉并肩走着。

诸晖：“……关于油漆自动化问题，我也在考虑。我们现在就去厂长家吧？跟他谈谈。”

谢玉：“今晚我要上文化课。”

诸晖：“那我先跟他说一说。哎，陪我买点东西。”

诸晖走近一个柜台。挑选合意的食品。

一个童音在她身旁响起：“阿姨！给我拿两个罐头，牛肉的！”

诸晖惊讶地回头望去，一个小男孩踮着脚尖，胳膊撑在玻璃柜台上。

诸晖忽然叫了一声：“小刚！”

小刚转过脸，发现是她，笑起来：“诸阿姨！”

诸晖同他走出食品店。她怜惜地摸着小学生的头发：“你爸爸常让你买东西？”

“嗯！”小刚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他说，今晚吃牛肉辣酱面，让我买罐头……诸阿姨，你也到我们家去吧，我请客！我爸尽吹牛，说他做的面比店里卖的好吃。”

诸晖：“好吧。”她转身跟谢玉道了“再见”，然后搭着小刚的肩走了。

41、工人新村里的一幢楼房。二楼，袁朗的家。

小刚从头颈下摸出钥匙，打开房门。

这是两间一套的住房。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袁朗的书房兼会客的地方。房间里靠墙放着一排书橱，密密麻麻放了许多书。壁上挂着一幅国画，是徐悲鸿的“奔马图”。

一张大写字台放在房间中央。桌上搁着书籍、笔、墨水……一只小巧的镜框里夹着全家合影照片。诸晖拿起镜框端详。小刚坐在袁朗夫妇中间。那个穿军装的，英姿竣爽的女兵，就是袁朗的妻子沈琴。

小刚端着一杯沏好的茶放在桌上：“诸阿姨，请喝茶！”

诸晖放下镜框，笑着说：“小主人！别客气！”

小刚更是拿出做主人的架势来了：“你坐啊，拿本书看看，我去做晚餐！”

诸晖拉着他的手，怜爱地：“行了，行了……你爸几时回来？”

小刚头一甩：“他呀，说话不算数！老跟我赌咒：‘小刚，今晚七点我不回来，就是小狗！’……也不晓得来了多少趟小狗了！哼！”

诸晖笑了，说：“这样吧，你先做功课，等他半个小时，再不回来，我们就做晚餐吃！”

“对，吃个精光，一点不给他留！”小刚拍着手笑了。

“你把簿子、书啊拿出来吧。”诸晖柔和地说。

“不，先锻炼身体！”小刚打开通向阳台的门：“诸阿姨，你来看看。我爸说，这里是男人的世界！”

阳台上放着哑铃，拉力器……小刚拿起一副小哑铃做“双臂屈伸”。这个常常在孤寂中生活的孩子，显然很高兴有个人与他说话：“诸阿姨，你知道吗？我有一个理想，对谁都没说过，这是我的秘密！”

诸晖看到阳台有晾着的衣服，顺手收了：“噢？什么秘密？”

小刚把哑铃放下，凑在她的耳朵边：“我想当个宇航员！”

“宇航员？！”

“嘘——轻点！”

诸晖笑了，朝他眨眨眼睛：“跟你爸说过吗？”

“没有！他只知道他的船！”小刚又开始做“双臂屈伸”，“宇航员第一要身体棒！”

“第一要有科学文化！”

“唔，对！”

诸晖翻看手中的衣服。这是一件小刚的外套。手肘打了个补丁。粗大的、歪歪斜斜的线脚，有的地方已经脱落了。

诸晖：“小刚，有针线吗？”

小刚奔回屋里，取了一团线：“喏。”

诸晖在小凳上坐了，拆了那补丁，重新缝补：“小刚，想你妈妈吗？”

小刚摇摇头：“不想。”

“唔？”

小刚象是害羞似的一笑：“有点想……做梦的时候……爸爸妈妈太忙了，老是没空理我……诸阿姨，我每天晚上坐在阳台上找人造卫星……”

“你长大了要当宇航员嘛！”

小刚摇摇头：“我妈妈是造人造卫星的。人造卫星在天上飞过，一闪一闪的，我爸说，这是我妈妈的眼睛，她在天上望着我们哩——”

诸晖心头升起一股强烈的怜爱之情，她伸出手抚摸着男孩的脸颊……这个终年生活在钢铁轰鸣世界里的妇女，此刻象个温柔的母亲。她喃喃自语：“妈妈的眼睛……”

袁朗走进房间，一边走一边脱衣服：“儿子，晚上吃什么呀？”他一回头发现诸晖；连忙把衣服穿好，“哟！是你呀！”

诸晖笑盈盈地：“有人请我吃晚饭。”

袁朗：“那好啊，做鱼我最拿手！”

小刚：“我爸爸尽吹牛！上次做鱼，他把醋当作酱油！”

袁朗哈哈大笑。他勾住儿子的脖子：“诸阿姨来了，你请她吃什么呀？”

小刚眨巴着眼睛，悄声说：“有面，有牛肉罐头……”

袁朗：“再做一个你最拿手的拌黄瓜吧！”

小刚：“好！”

袁朗在外间喊诸晖：“诸晖，来商量一下，关于油漆自动化……”

小刚一边切黄瓜一边喊起来：“今天请阿姨来，谁也不准谈工作！”

袁朗朝诸晖挤挤眼睛：“对！谁谈工作谁是小狗！”

诸晖：“哎，小刚毕竟还小，买菜、做家务，会影响他学习的。”

袁朗一边找开听刀，一边说：“是啊。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他望望镜框里妻子的相片，苦恼地笑着说，“结婚十几年了，连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也不能保证啊！”

诸晖同情地望着正在忙碌着的父子俩，说：“能不能想办法把她调回来？”

“我总不能让她在城市里发射卫星吧？”袁朗，撬着罐头，一边说着，“每次她休假结束，我和儿子去送她。她冲我笑一笑，说一声‘阿朗，难为你了。我还能说什么呢？”

诸晖默默地听着，她感慨地说：“你也真够难的。”

袁朗挥挥手：“这些，算不了什么！……‘菊花’号压在我心上啊！当初在北京，我整整等了半年，天天找他们，求他们，好容易才让我们造出口船了。可是，没想到，船开始造了，还是这么难！你看看——”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叠信递给诸晖，“这些，都是骂我的信。”

诸晖取出信，略翻了翻，扔在桌上。

袁朗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你别看我在厂里成天咋咋呼呼的，晚上回来，连觉也睡不着啊！”

小刚在厨房里喊起来：“吃饭了！”

袁朗又露出他素有的快活的笑容：“吃饭！来，尝尝我儿子的拿手菜——拌黄瓜！”

诸晖吃着。小刚得意地问：“怎么样？”

袁朗：“你自己尝尝吧。”

小刚夹了一块放在嘴里，叫起来：“哎呀，我忘了放盐了！”

袁朗和诸晖都出声地笑起来。

42、厂部会议室。

正在开验船师和厂方工程技术人员的例行会议。

袁朗坐在一角，静静地倾听着。

冯振羽：“……你们在船上已经安装的吃水标志是从理论基线量起的，这不符合我们‘劳氏’规范，必须改为从实际基线量起……”

肖聪忍不住开口说：“从理论基线量起也是可以的，何况，这仅相差二厘米。”

到会的几个技术干部悄声议论着：“这一改，工作量可大了！”“太麻烦了……”

一个技术干部大声说：“国外也有从理论基线量起的实例。”

马主任跟着说：“不管怎么量，都不影响船的质量。”

“不行！”冯振羽断然地把本子一推：“我不签字。”

会议室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肖聪求援似地望望袁朗。

袁朗若无其事地抽着烟。

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在诸晖身上。

诸晖冷静地思考了一会，说：“按‘劳氏’规范，立刻修正误差。”

袁朗向她投以赞许的微笑。

冯振羽脸无表情的接着说：“另外，我很荣幸地通知厂方，陈启明工程师试制的焊条，经‘劳氏’船级社鉴定认可，同意在远洋轮上使用。”

会议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冯振羽握着陈启明的手：“祝贺你！”

陈启明：“谢谢！”

诸晖环视了会场：“没有别的事了？散会！”

43、宾馆。

冯振羽浴毕正在换衣服。

史密斯推门进来：“冯先生今天在汉春厂？”

“嗯。”

史密斯：“在冯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东方人勤劳的精神。”

冯振羽苦笑了一下。

“公司打来急电，要我立即回国，我订了晚上的飞机票。”

冯振羽眉毛微微一挑。

史密斯：“冯先生有事托我办吗？”

冯振羽微微摇头。

“要不要向你夫人捎去问候？”

冯振羽苦涩地笑了笑，房间里一阵电动剃须刀的“沙沙”声。

史密斯诧异地眨眨眼睛。他机警地立即换了话题：“‘菊花’号即将下水，公司召我回去，一定是询问施工情况，我想听听冯先生的看法……”

冯振羽思索了片刻：“这是一条相当出色的船，质量可靠。”

史密斯：“出自‘劳氏’验船师的评语，是具有权威性的！……对于冯先生严格忠实于事业的精神，我一定向公司总经理报告。”

冯振羽向他伸出手：“祝你一帆风顺。”

史密斯走出去。冯振羽带上房门，在沙发上躺下，闭目养神。又觉得无聊，伸手去翻茶几上的报纸。一封信落在地毯上，

冯振羽捡起信一看，“啊”了一声，急忙拆开，一张鲜红的请帖露了出来。他兴奋得一骨碌爬起来，捧着那张请贴，两眼闪闪发亮，喃喃地：“母校！母校没有忘记我……”

44、办公室。

汉春造船厂里一间临江的办公室，正是下班时候，换了干净衣服的工人们，拎着包纷纷从窗外那条柏油路上走过。

郑孝天正在扫地。陈启明放了电话筒来抢扫帚："郑师傅，下班了你回去吧。"他仍然穿着那身满是焦糊窟窿的工作衣。

郑孝天："你今晚又不回家？"

陈启明："家里屋小，热得很！不如这里宽敞凉快，看书也心静。"

郑孝天："唉，上海这房子……"

诸晖沿着江堤走来："郑师傅！"

"啊，你下班啦？"

诸晖笑着说："来看看您！……还习惯吗？"

郑孝天："好！很好……哎，告诉你啊，我把酒啊，烟啊全戒了，买了这些书——"他从包里取出一叠花花绿绿的刊物，"给我那小孙女当智，智……"

诸晖："智力投资！"

郑孝天："对！智力投资！"

陈启明走出来："诸晖，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

诸晖拿出一本厚厚的"技术资料"："哎，你这本书从哪里借的？再让我看两天行吗？"

"可以！你等等。"陈启明匆匆忙忙洗了手，跟诸晖走出试验室。

45、江堤。

晚霞染红了江面，几只海鸥追逐着游帆。

陈启明：“你怎么这样瘦啊，脸色又难看……”

“我从来就没胖过，有什么事，你说吧。”诸晖盯着忠厚的陈启明：“你不会绕弯子。”

陈启明吞吞吐吐：“就是……博士他……”

诸晖脸色马上变了，不吭一声径自朝前走去。

陈启明：“那本书，就是……向他借的。”

诸晖马上从包里抽出那本“技术资料”递给他：“你不该做这件事！”说完掉头就走。

陈启明紧追了几步，拦住她：“诸晖！你听我说完么！他让我告诉你，很想跟你谈谈，希望你原谅他。”

诸晖一声不吭，板着脸走去。

陈启明显得很尴尬，干咳了几声：“他说，‘菊花’号完工以后，就没有机会跟你见面了，他的态度，我看是诚恳的……”

诸晖眉毛紧蹙，脸上露出复杂的神情。

陈启明：“他的私人生活也不幸福——”

诸晖停下脚步，叹了口气：“‘眼镜’，你啊，什么也不懂！”

陈启明懊丧地望着她离去，捧着那本书，喃喃地：“我，是不懂……”

46、一辆轿车在暮色中奔驶。

车内，并肩坐着何金和袁朗。他们刚开完市里的会议归来，一路谈笑风生。

“噢，对了。”何金抽过身边的公文包，“根据本人的要求，致远船院向市教育局打了报告。请调我们厂诸晖去当教师。”

袁朗哭笑不得：“诸晖为了避开冯振羽，打了调职报告，现在两人共事了，报告却批下来了，人生总是有许多阴差阳错的事……”

何金：“难道叫诸晖收回报告？”

袁朗摇摇头：“她的个性你不是不了解，再苦的果子，只会往肚里吞。”

何金把一只大信封放在他手边：“人家的理由也是充分的，学院为工厂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人才，现在师资缺乏，工厂也应当支持学院。”

袁朗语塞：“哼，蛋生鸡，鸡生蛋……”

何金眯缝起眼睛望着他：“算了吧！你把肖聪派去给她当助手，不就是为自己准备了后路吗？嗯？！”

47、中午。

工人都到食堂去吃饭，“菊花”号甲板上空荡荡的。

金连升夹着饭盒一边走一边喊：“王天保！王天保！”

舱内，王天保正在打瞌睡。听到喊声，连忙起身，把风割笼头点上火，作出正在干活的模样：“干什么？”

金连升对他扬扬手里的小酒瓶：“这个，这个……”

王天保顿时来了精神：“来了！”他爬上梯子，随手把风割笼头一扔。他走上甲板，合了舱盖。

特写：黑暗中，风割笼头“丝丝”地吐着气。

甲板上，王天保打开饭盒看看：“菜还不差！”

金连升旋开酒瓶盖倒酒：“听说这次加工资又没有你……”

王天保瞪起眼珠：“噢？”

金连升：“他们说，你呀，老是混病假！”

王天保跳起来：“我混病假？谁说的？！我王天保不是好欺负的！我，我找他们算帐去！”他气呼呼推开金连升，奔下船去。

48、“菊花”号船台

诸晖出现在甲板上，走进了舱室。长长的舱室走廊，只有她走动的“沙沙”声。

一阵轻轻的说笑声引起了她的注意。她走近一间房间，透过舷窗，看到卢敏和谢玉一面吃饭，一面说着话。

卢敏咬着馒头：“咳，吃这个！把人肚子里油水都吸干了。”

谢玉白了他一眼：“你是阔佬！百万富翁！”

卢敏：“我又不是为自己，怕你营养不好。上次累昏了，急得我差点没跟医生打架！”

谢玉笑了：“你着急什么啊？”

“你是我老婆嘛！”卢敏勇敢地说。

“呸！好厚的脸皮！”

“哼！装腔作势！”

“去，去，你到厂广播台去大声嚷嚷吧。”

诸晖赶紧离开这个舱室向前甲板走去。她回味着方才这对年轻人的对话。这个外表冷峻的妇女，眉宇间流露出少见的温情，笑了。

49、前甲板

从舷梯走下冯振羽，他与诸晖相遇，两人都微微一怔。

诸晖：“中午不休息？”

冯振羽淡淡地：“验船师的责任，要对下水前的船只，作一次检查。”

一阵沉默。宽阔的江面上，传来飘飘忽忽的汽笛声。

冯振羽：“过不久，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诸晖：“这一次，我们合作得很好——”

冯振羽：“这次回国，我不敢存什么奢望，可是——”深沉的男声溶进江涛声里，“你晓得什么叫孤独吗？那种悄悄啃噬心灵的孤独……”

诸晖：“不要夸大自己的不幸——”

冯振羽激忿地：“我，夸大？！”

诸晖望着他，目如秋水：“对于不幸或幸福，各人的理解有深有浅，当初你愤然离去，是觉得自己遭受了莫大的委屈。另外一些人留下来，付出代价，从来不诉说什么，譬如袁朗，譬如陈启明。”

冯振羽苦涩地：“我明白，你永远不会原谅我……”

诸晖平静地一笑：“到了这个年纪，再用伤感的情绪回首当年，就有点滑稽可笑了。”

冯振羽嗫嚅着：“可是，你，还是一个人……”

诸晖：“一个人，我习惯了。”

寂静。冯振羽眺望江面上翩翩飞舞的江鸥，过一会又说：“我这次回来，看到你们在事业上很有成就，心里很高兴。在外面竞争剧烈，不少人碰得头破血流。我还算幸运，可是……”

诸晖默默地听着，忽然，她嗅到什么气味，低头寻找起来。

冯振羽正想吸烟，也闻到空气中强烈的乙炔气味。他连忙放下烟，神情顿时紧张起来。

“这么浓的乙炔气，要爆炸的！”

诸晖：“快把舱盖打开！”

“就我们两个人？”冯振羽怀疑地望着那沉重的舱盖。

诸晖：“你等着！千万别让吸烟的人接近！”她飞奔进舱室，喊着，“小卢！小卢！”

卢敏和谢玉闻声跑出来：“什么事？！”

“快，帮着把舱盖打开！”诸晖四下寻觅，找到一根撬棍。

卢敏明白事态严重，急忙夺过撬棍，朝货舱奔去。

“等一等！”冯振羽摸出雪白的手绢，包住撬棍“千万不能溅出一点火花！”

卢敏在舱盖边找了个缝隙，塞进撬棍。冯振羽相帮着：“嘿！嘿！”使劲撬动着。每撬一点，诸晖和谢玉就把木块朝里填……因为紧张和用力，喘息着吸进了大量乙炔气，一个个脸色都变得惨白。卢敏忍不住“欧——”地呕吐了。

诸晖和谢玉抬来一只鼓风机，鼓风机“呼呼”地朝舱室里吹风，险情排除了，四个人擦着脸上的汗微笑了。

冯振羽：“诸监造师，你的晋渡众生之舟，差点毁于一个事故啊。”

诸晖咧着泛白的嘴唇，朝他笑着，忽然，她的身体左右摇晃起来。

谢玉连忙扶住她：“监造师！”

50、厂部大会议室。

袁朗脸无表情，用目光扫视了会场：“没有反对意见？”

干部们面面相觑。

袁朗向一个女秘书做个手势。

女秘书念起刚起草的稿子：“经厂部研究决定，开除船体车间电焊工王天保厂籍。”

会场上一片寂静，一个干部犹豫了一会：“今后他一家的生计——”

袁朗打断他的话：“工厂不负责社会救济！”

马主任犹豫了一会，说：“我没意见。不过，恐怕……群众晓得会有反应的。”

袁朗一拍桌子站起来：“开除一个王天保，天不会塌下来。谁不执行厂部决定，我就撤谁！”

干部们望着大发雷霆的厂长，愣住了。

何金“滋滋”吸了几口烟，说“处分是一定要给的。至于善后问题，再研究决定吧。”

51、袁达家。

金连升拉着袁达，正在讲着什么。

王天保带着女儿走来。

袁达：“你，你没把笼头关好？”

王天保一脸苦相，点点头。

袁达着急地问：“哎，哎，他真把你给开除了？”

王天保突然蹲下，抱着头哭了。

袁达又气又急，一跺足：“这还了得！他竟敢开除工人！”

52、市科技会堂放映间。

银幕上正在放映国外科技纪录片。机械手正在建造自卸式散装货轮，除锈、电焊、喷漆……电灯亮了，坐在下面的袁朗、陈启明、诸晖站了起来。

53、会堂外的小花园。水池，假山。

一张圆桌旁，袁朗、诸晖、陈启明吃着冷饮。

诸晖默默地用勺子搅动盘子里的冰砖，想着心事。

陈启明：“哎，都化了，你吃啊？……别闷坐着好不好？谁说点什么呢？”

袁朗也在想着什么，想说又没有开口。

诸晖仍然用勺子一下、一下搅着那溶化了的冰砖。

袁朗望望天空，故作轻松：“今天天气很好。”

诸晖心不在焉地答着：“不错。”

袁朗：“录相也很好。”

诸晖：“嗯，很好……”

陈启明怔怔地望着他们：“都说些什么呀？……诸晖，你今天是怎么了？”

诸晖凄凉地一笑：“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是要跟船厂，跟你们分手，心里头有些，有些……”她说不下去，起身朝喷水池走去。

陈启明和袁朗交换了一下眼色，也走下台阶。

袁朗：“‘麻雀’，我一直不同意让你走，是因为你一走，就好比是砍断了我的一条臂膀。看完录相，我觉得，我们的地球好象越转越快了，我的知识也老化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到今天才认识到人才，知识的重要！……‘麻雀’，你走吧，你现在就是不走，我也要赶你走！”

陈启明拿了一瓶桔子汁递给诸晖，笑着说：“‘麻雀’！你走吧，到了学院，再培养一批‘活塞’，‘博士’，‘麻雀’……对了，还有‘眼镜’……要现代型的！”

袁朗：“将来，我把儿子送到船舶学院，跟你念书。”

诸晖也变得愉快了：“小刚要当宇航员！”

袁朗：“宇航员？离开地球？这小家伙！”

三个中年人都快活地笑了。

54、宾馆花园里。

史密斯和冯振羽并肩漫步。

史密斯：“公司让我紧急飞来，因为有一件公事想跟冯先生商量。”

冯振羽“噢”了一声。

史密斯：“根据世界海运情况，‘菊花’号造好后一时难以接到货主，所以公司希望‘菊花’号能在汉春厂多放几个月，希望冯先生大力协助。”

冯振羽淡淡地：“你可以直接向船厂提出嘛。”

史密斯狡黠地一笑：“中国人现在也懂得引用合同的条文了。而使用合同的主动权，我们希望掌握在我们手里。”

冯振羽冷笑道：“公司的意思是借我的手卡汉春厂吧？”

史密斯做了示意轻声的手势，然后轻轻地笑着说：“冯先生是‘劳氏’船级社权威验船师，对各种规范标准了如指掌。”

冯振羽：“‘卡’住船厂，让他们按合同一次次罚款，你们又节省下一笔港口停泊的费用。”他猛地一脚踢飞路面上的石子。“这只有贵公司才做得出！你们应该看看别的公司怎么与中国船厂打交道的！”

史密斯：“这不能相比。他们有的是造船大国，实力雄厚；有的厂商与中国有血缘关系。而‘H’公司资本有限，也没有更深的关系。所以……”

冯振羽：“你不觉得似乎太过份了吗？”

“忠厚是无用的别名，这是贵国一位大文豪说的。”史密斯文质彬彬地：“尤其在生意场里更是如此。公司知悉冯先生与夫人之间有一场婚姻纠葛，正在法院审理，耗费巨大，公司深表同情，并盼望能助你一臂之力。”

冯振羽正色地：“‘H’公司如果不是目光短浅，就不该出此下策！我马上回去，亲自向公司董事会说明情况。”

史密斯耸耸肩膀：“但愿他们能理解你啊。”

55、厂长办公室。

袁朗站在窗前，忧郁地眺望着远处。

何金：“……让肖聪担任总监造师，是否太年轻了一些？”

袁朗：“肖聪已经三十岁，即将‘人到中年’了！”

何金点点头：“诸晖打算什么时候离厂？”

袁朗：“她是急性子，说是今晚就走。”

何金：“啊，那我们得去送送她。”

袁朗摇摇头：“我去不了啦。今天早上，两个老工人送来一封信——”他打开抽斗将信递给何金。

何金看信：“‘我们想跟你谈谈。’就一句话？署名是‘一些老工人’——”

“是我爹的笔记。”

何金把信纸放在桌上：“这个老倔头，什么名堂！”

袁朗严肃地：“这是对我的审判会！”

何金琢磨出此事的严重，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沉思着说：“是的，这是非同小可的审判！这些老工人威信很高……”

袁朗：“他们在铁与火当中生活了大半辈子，如果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我就不能在汉春厂立足了。”

房间里一阵寂静。

何金手撑着桌面，凝视袁朗的脸：“你，有点紧张？”

“是有点……”袁朗奇特地、软弱地一笑：

“小时候闯了祸，最怕我那老爷子发火，他打起来真狠！三天内我屁股不敢碰凳子。”

“要不要‘保驾’？”何金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56、工人住宅区里长长的小街。

袁朗步履沉重地走在小街上。邻居远远的望着他指指点点。

王天保的女儿买酒回来，一眼看到袁朗，叫起来：“爸爸！”

王天保顺着女儿的眼光看去，发现袁朗，哼了一声，走回屋里。

袁朗停下脚步，久久地抚摸那女孩的头顶。

57、袁达家。

阳台上坐着五六个白发苍苍的老工人，有的合着眼似乎在闭目养神，有的低着头呷茶，有的用鹰隼一样明亮的目光盯着袁朗。何金在旁边默默地吸着烟。

一个老工人正在说话：“对那个刁难工人的验船师，为什么总是低三下四？嗯？”

袁达：“跟外国人打交道可得提防着点！”

袁朗不吭声，认真地听着。

何金一笑：“是啊，要是不跟外国人打交道就好了。”

赵阿友：“那——我们就没有‘菊花’号啦。”忽然醒悟，“这家伙！你是存心说反话啊？”

何金郑重地说：“对象冯振羽这样有爱国心的人，我们可不能把他关在门外啊。闭关锁国，还怎么搞四化？”

袁达急促地摆摆手：“王天保出事故，可以处分他，为什么你非把他开除不可？！”

刘五气呼呼地：“开除他，他家里人的死活你就不管了？！”

赵阿友拍拍桌子：“当了厂长，可不能让我们工人寒心！”

气氛变得紧张了。老工人们一个个盯着袁朗，等他开口。

袁朗的眉间出现了深深的川字纹。他语气沉重：“开除王天保，我的心里很难过。今后，他一家人的生活也一定很困难。可是，我也反复考虑过，我们的船舶工业，在国际市场上才刚刚打开一点局面，如果在内部不严格要求纪律性，对这件事不作严肃处理，其后果，就不仅仅是一条‘菊花’号，一个汉春厂的问题了。”

老工人们默不作声。何金表示赞同地点着头。

袁母看见儿子说得吃力，倒了一杯茶递给他。

袁朗凝视着杯子里的水，感情深沉：“我是喝这里的江水长大的。我知道，这江水里有我们几辈造船工人的血汗……”他抬起头，目光灼灼接着说，“爹，我只有一句话可说，我不会忘记我们这代人肩上的责任！”

58、蒲暮。

诸晖独自一人，踽踽而行。她用目光向船台、塔吊，向下水的“菊花”号……道别。

特写：一双蒙了一层灰尘的鞋。

她走进总监造师办公室，轻轻拉开布帘，凝视那张曾使她费了许多心血的“菊花”号施工图。

她走过焊接考场，默默伫立了一会。

她走过工区的塔吊，灯架……

59、江边。

诸晖坐在石堤上，如雕塑一般，凝视着已经油漆一新、即将下水的“菊花”号。

冯振羽拎着皮箱走来，他四下寻觅着，终于发现了诸晖。

冯振羽：“诸晖！”

诸晖回头，微微一怔：“是你？”

冯振羽停住了脚步，内疚地：“诸晖，现在我知道了。你这次走，完全是因为我……”

诸晖：“没那回事，请调报告我早就打了。”

冯振羽：“不必瞒我了，‘眼镜’都对我说了。诸晖，我又对不起你……”

诸晖开朗地笑了：“别说得那么严重，去教书，其实我也愿意。好了，一个星期以后，学院校庆，我以主人的身份欢迎你们。”

冯振羽苦笑着摇摇头：“今天晚上，我要乘飞机走了。”

诸晖吃了一惊，她感情复杂地望着冯振羽：“要走？！这么快……”

冯振羽：“我个人与H公司之间有些麻烦……我走了之后，你们需要什么，请写信告诉我。”

诸晖思索了一会：“如果可能，请将国外最新的造船资料寄些给我们。”

冯振羽点了点头。

一阵阵江涛声。

冯振羽：“我是第一次调整时期出国的。这次回来，又赶上了国内的第二次调整。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使我懂得了许多。有句话，我可能说晚了，可是还是想说！”

诸晖骤然紧张起来，她掉头想走。

冯振羽庄重地：“当初，你是对的！”

诸晖松了口气，笑了。

冯振羽从皮包取出那本厚厚的“技术资料”递给她。

诸晖收下书，凝视了他片刻，伸出手：“那么——再见了！‘博士’。”

冯振羽默默注视她远去的背影，深情喃喃地：“再见，‘麻雀’！……”

60、送行。

陈启明和肖聪帮诸晖提着行李，从宿舍里出来。

陈启明：“袁朗怎么还不来？”

肖聪：“这个审判会真够厉害的！连何书记都亲自出马了。”

谢玉奔来，老远就叫着：“诸监造师——”

诸晖高兴地：“小谢！”

谢玉：“小卢晚上有事，他让我代他送行！”她将一束花递给诸晖，“送你的！”

肖聪开玩笑：“哎，莫不是把结婚用的花拿来了吧？”

陈启明故意纠正：“不，是准备结婚用的！”

一行人说笑着朝码头走去。

肖聪问：“诸监造师，你一共监造过多少条船？”

诸晖：“一共五艘。”

肖聪指着大江上航行的轮船，问：“在这一江的汽笛声里，你能听得出，哪一条船是你造的吗？”

诸晖肯定地点着头：“能！自己亲手造的船，怎么能听不出呢？”

谢玉问：“诸监造师，老人说，船是有灵魂的，是真的吗？”

诸晖默默地走了一段路，语气深沉地说：“我们把汗水，心血洒在船上，船，才活了起来……”

郑孝天气喘吁吁从后面赶来，一边喊着：“诸晖，诸科长！”

诸晖欢喜地：“郑师傅，你也来送我啊。”

郑孝天把一只竹篮递给她。篮里十几条翠绿的丝瓜和十几只嫣红的西红柿。

郑孝天：“这是我刚采下来的，往后，你就吃不着啦。”

诸晖深情地：“郑师傅，往后，我一定再来吃你栽的丝瓜和西红柿……”

郑孝天搓着巴掌：“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说错了你别见怪……你年纪不小了，该成个家了……”

诸晖感动地垂头听着。

郑孝天声音里充满慈爱：“……还有啊，你脸上不要老是装得狠巴巴的，让人不容易亲近，啊？其实你这个人心肠是很软的。”

诸晖忍住眼泪：“啊，是吗？……”

61、汉春厂码头。

一艘汽艇停泊在码头旁，艇上有人大声喊：“你们快点啊，要开船了！”

陈启明和肖聪走上汽艇，将诸晖的行李放好。

肖聪着急地：“厂长怎么还不到？”

郑孝天摇摇头：“我那个老师兄，倔脾气一上来谁也劝不住！”

汽艇上的人又催着开船。

诸晖：“我们走吧。”

郑孝天拉住她：“你等等！‘菊花’号上值班的工人，不能来送行，他们说，要拉响三声汽笛，向总监造师道别！”

话音刚落，窗外“昂！——昂！——昂！——”地响起三声高昂的汽笛声，立刻，高高低低，远远近近的汽笛齐声应和，一时，江面上奏出了一曲汽笛交响乐……

诸晖热泪婆娑。她哽咽着：“谢谢！代我谢谢大家！”

小艇向江中心驶去。

袁朗飞快地跑来。他望着江中的小艇，大声喊：“‘麻——雀’!”

艇上，诸晖听到呼唤，转过身来，向袁朗招手。

袁朗握拳，做个有力的手势。

艇上，陈启明和诸晖会意地笑着，也握拳向他示意……

江面被落日余晖映得通红。一艘艘巨轮停泊在江中，灯火通明，好象一座座晶莹剔透的水晶宫……

小艇在巨轮中间飞驶，渐渐远去。

推出——《剧终》